

# 屬靈觀對社會參與的影響 —— 南非靈恩教會的個案研究

劉達芳

禧福學院

Jubilee Ministries, Hong Kong

本文以南非黑人五旬宗教會為案例，探討屬靈觀怎樣攔阻教會投入社會改革，以致他們雖然有參與政治的本錢，仍卻步不前。本文的論點是，屬靈觀或屬靈狀況，可以攔阻信徒對政治參與裹足不前，但復興及神學改變等唯心因素，均不足夠叫人熱衷於社會公義，亦未必帶進社會轉化。

政治總歸是政治，能叫信徒提升政治參與動力的，最重要是天時、地利、人和（政治）等因素。今日，要帶進城市轉化，策動者除了宣講神學論點、傳遞異象及提升屬靈熱忱外，還須按形勢及權力分析，去推動可能成功的改革。

## 一 慕安德烈的復興

### （一）南非復興的歷史包袱

1860年前，南非被荷蘭統治了150年後，只有五間教會。殖民主義欺壓的政策，在社會有許多負面的影響，一方面非洲酋長與外國交易，

叫他們得到槍械，能控制更多的人，叫社會失衡。另外，荷蘭的農夫將本地族人科伊桑人（Khoikhoi and San）擄來當奴隸，亦從馬來西亞及馬達加斯加買奴隸來做農工。

殖民政府也帶來屬靈的貧窮。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建堂及按牧的事，而大部分派來的牧師根本未重生。荷蘭改革宗的教會是由總督任命的，他的薪金是由公帑付的，引進各種「食君之祿，擔君之憂」的後遺症。又如：會眾雖然不懂荷蘭語，但當權者認為南非語（Afrikaans）不配用在聚會或禱告中，所以當地人參加聚會時完全聽不懂，長期缺乏餵養，叫大部分信徒不讀經，不參加禱告會，會眾愛世界、愛犯罪、遊手好閒。

慕安德烈的哥哥與兩位教授一同召集武斯特會議（Worcester Conference），這聚會啟動了一個禱告運動。人們在家中、在小叢後、到山上、入深谷、清晨至深夜，每天甚至一天三次的禱告會，男男女女、老人、小孩、士紳、傭人都在禱告，不是一天幾個小時，乃是按月計。在禱告會中，人為自己的靈魂呼求主憐憫，人們認罪悔改、決定要更愛主。而這一切都不是人所安排、組織、推動、計劃的，全都是聖靈的工作。

其中一周日晚上，六十名左右的年輕人在唱詩和查經，然後，負責的德弗墨斯牧師（Rev. J. C. de Vries）帶領禱告，三四個人接着唱詩禱告。忽然，一名約十五歲女士開始禱告；她禱告時，有響聲由遠處響起，愈來愈臨近，響聲到達會場時，全會堂震動，會眾禱聲震耳欲聾。

但連這啟動復興的事，都免不了有種族歧視。這個十五歲女士是位黑人女農工，她禱告前，是從後排站起來，恐懼戰兢地問准白人導師她可否也提詩歌及領禱告。這牧師自認很掙扎，不知聚會者會如何看這事。他最後讓正面的思想主導，容許這黑人少女領禱告。<sup>1</sup> 另外，其中一

---

<sup>1</sup> Johannes Christiaan Du Plessis, *The Life of Andrew Murray of South Africa*, Chapter IX. "The Worcester Pastorate and the Great Revival," *Andesite Press*, 2015 ; Peter Hammond, *Andrew Murray and the 1860 Revival* (Cape Town: Frontline Fellowship, 2017).

位女奴看見白人得救恩，就問主人主耶穌有否為黑人死，她可否同他們一樣蒙赦免，得平安。

復興不只在城市，亦發展到鄉村農場，在黑人奴隸中，這些本來常常醉酒的人，倒在地上求主憐憫。Montagu這城市，聖靈大大澆灌一少女所帶，為有色人種農工的查經班。

以上三件事證明，雖然人大有軟弱，在聖靈強烈工作，肯定黑人蒙愛的地位。

復興叫荷蘭改革宗的教會增長，亦有多人獻身事工，1862年南非荷蘭改革宗總會肯定慕安德烈，選他為主席（moderator），那時他只有三十四歲。一年後，他又成為基督教青年會第一任主席。兩年後，他又有分帶領一個五千人的教會。慕安德烈幫助荷蘭改革宗教會差304宣教士，建立1447學校，有2699老師、九萬多學生、為七萬非洲人施洗。這樣舉足重的牧者，有否帶動社會改革？

## （二）慕氏沒有用他的職分去做社會改革

### 甲 慕氏沒有改變教會對黑人的歧視與剝削

其實在1834年8月1日大英政權宣布在其屬土內，所有奴隸都釋放了，但南非是大英帝國最後一個實踐這政策的地方。1834年後，奴隸的主人把他們成為契約工人（indentured servants）。這只是用另外一方法欺壓，因為主人仍操控着他們的生活。1866年，在瓦河（Transvaal）的契約工人（inboekelings）約有四千，佔人口的十份之一。他們從小就住在前主人的家，完全倚賴前主人生存，許多契約勞工就算離開了主人的家，仍住在附近，繼續為前主人工作。而這些該融入社會的成人，被貶低，這就是種族隔離政策的前身。

當傳統非洲族羣不接受白人的信仰時，宣教士就在些契約勞工中收信眾。在1860年的初期，從外地來的宣教士，會聘請這些勞工建造

他們差會的建築物。勞工的孩子在他們的學校中上課，主日在崇拜中聚會。而這些自由的勞工，就成為第一批慕道友，後來更成為老師及傳道者。

這不良的制度分兩階段廢除，1838年第一階段結束，到1840年完全消失。但到二十九年後（1869年），荷蘭改革宗的主教會議定這制度為有罪，而兩年之後，主教會議竟然說這系統已經不再存在，而撤銷這議決。

## 乙 啟動南非復興的聚會，沒有討論社會公義

慕安德烈的哥哥與兩位教授一同召集武斯特會議，要討論教育、守安息日、復興、宣教、嗜酒等的問題。在會議中，羅伯森博士（Dr. Robertson）發表有關復興的論文、魯登巴克牧師（Rev. Ruytenbeek）論基督徒的慈惠工作、慕安德烈的哥哥慕約翰教授（Prof. John Murray）探討製作文宣材料事宜、羅伯森牧師（Rev. de Smidt of Robertson）闡釋基督教政府的特色。三百多來自二十間教會集合的信眾。這會議啟動了許多火熱的禱告會，帶進南非復興，但社會改革卻不是其中的議程。

## 丙 慕氏牧養瓦河的德蘭士瓦（Transvaal）農民，卻不斥責種族欺壓

英國打敗荷蘭後，向南非大量移民，並宣告南非土地全部是「皇家財產」，農場主必須交錢，才能獲得他們已經佔有一百多年的土地的產權。英國國教的傳教士來到這裏，並在開普地區建立傳教農場，宣教士把土地分給脫離部落的土著，還要不斷推廣這分地模式。英國殖民當局又招募大批土著充當警員，黑人可以到法庭狀告歐洲主人，或以員警身分來逮捕前主人。

英國政府的政策引起了南非白人的極大不滿，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了釋放奴隸的法令，開普地區四萬名奴隸在法律上成為自由民，叫南非白人奴隸農場主人喪失了無償勞動力的來源，干擾了他們的生活

方式及社會秩序，他們非常不滿。因此，這些被人稱為「波爾人」的歐洲移民展開了「牛車大遷徙（Grote Trek）」。在1830至1840年間，大約有一萬五千南非白人拓荒者離開開普地區，向北遷徙到瓦河地區（The Transvaal）。擺脫英國人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包括瓦河（Transvaal）」和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這些北徙的人，借助神學聖化種族隔離政策，他們說：「將我們的奴隸置於與基督徒平等的地位上，這完全背離了上帝的律法，違背了（神所定）有關種族、膚色存在天然區別的規律。對於任何真正的基督徒，這都是個不可忍受的枷鎖。我們因而寧願撤離，以保護我們律法的純潔。」

這種天命意識，在 1838年血河之戰表露無遺，12月1日，其中一隊遷徙者遭到當地祖魯族（Zulu）一萬多黑人的圍攻。遷徙者在血河之戰前夕立誓：

立於天地主宰、神聖我主前，我們發誓：如蒙主保佑，讓敵人落入我們之手，我們將定這日為感恩節，就像安息日一樣。我們將在這裏建殿，彰顯主之榮耀，願主悅納。我們會叫子孫永記主恩，我們的勝利叫神的榮耀更加輝煌。

結果，黑人傷亡慘重，在遷徙者彈藥即將耗盡之際，一名黑人頭領被擊斃，結果祖魯族兵敗如山倒。

慕安德烈在1849及1850年多次來往瓦河去，牧養這些波爾人。他的牧場分散六個牧區，佔五萬方哩，舉行了四十次聚會。在這些年間，慕氏差不多行了800英里的路程，在六個中心講道，主持了次37次聚會，為567兒童施洗，收納了167年輕人進入成為會員，但他卻沒有指出這種族欺壓的神學錯誤。

## 丁 慕氏的掙扎

難道英國廢掉奴隸政策不對嗎？慕安德烈似乎不太有把握。1950年1月25日給他父親的信上說，他不為在上掌權的禱告，因為他覺得這些遷徙的波爾農民（Boer）反英的行徑有理。就算他們有錯，慕安德烈仍認

為這是神容許的，因為政權後來也容讓他們存在。他請父親告訴他是否做錯了，他可以考慮就範（為英國殖民政權禱告）。<sup>2</sup>

作為改革宗的牧師，慕氏由總督任命，他的薪金是由殖民地政府發的，所以以後，雖然他被聖靈更新，但他仍脫離不了當時政治文化的束縛與桎梏。

### 戊 慕氏不矯正當權者的行為

1880年12月，瓦河的居民建南非共和國，選了三人一同領導這國家。克留格爾（Paul Kruger）就是領導南非共和國三人之一。慕氏與他有緊密的關係，克留格爾幫了慕氏大忙，包括把自己的農場南方帶（Southpansberg Range）給慕氏的宣教士作訓練基地（非洲神學院、Africa Institute），又在那裏開辦第一個改革宗的差會會址。

克留格爾對釋放奴隸的政策陽奉陰違：英國政府當時要求所有主人必須在男性合約勞工二十五歲時解約，女性契約勞工則要在二十一歲時解約，釋放她自由。但克留格爾這「虔誠」的基督徒，會在女勞滿二十一歲前，把她嫁給當地酋長，以換取牛隻。慕氏該知道這事，但從來沒有斥責他。

### （三）大復興唯一的社會性影響：

#### 荷蘭語南非語（Afrikaans）為官方語言之一

Afrikaans南非語本是一種荷蘭語系的方言，基本上是在1652年到1705年之間，由基督徒的歐洲移民以及被「荷蘭東印度公司」帶到南非的契約工人和奴隸所共同發展出來的。當時上流社會認為這語言只可以是農民與僕人溝通的管道，是廚房的語言，是孽子的話，不能登大雅之堂。

---

<sup>2</sup> Johannes Christiaan Du Plessis, *The Life of Andrew Murray of South Africa* (NY: Andesite Press, 2015), chapter V.

大復興的副作用就是：人們在報導大復興中所發生的事情，時間緊迫，都用了南非語，而文獻之多，叫人不能控制。在這種情況下，一羣牧師和教師在1870年間發起了「第一次南非語語言運動（the First Afrikaans Language Movement）」，希望將南非語從口語提昇為書面語。<sup>3</sup> 而那時南非語，可以成為講道的語言。但要到1925年南非語才正式與英語同等地位。直到1933年第一本南非語聖經才面世。

到了1900年，南非又再有第二個大復興。但這些大復興都沒有改變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黑人仍舊被歧視、被欺凌壓制，帶來許多痛苦。

## 二 南非靈恩教會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角色

### （一）種族隔離政策

在南非奴隸制時期，奴隸外出須持通行證。1797年之後十年，荷蘭及英國政權均要求科伊人如需外出，必須從其主人或當地官員處獲得通行證。1892年黑人的選舉權被限制，1894年規定黑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保留地」。之後，印度人的投票權被取消，非洲人能擁有的土地數量被限制。1905年黑人的活動受限，通行證體系開始。1906年印度人需要登記，並攜帶通行證外出。1910年，南非聯邦成立後，南非白人政權確立國家法，規定黑人不能離開保留地入「白人區」。1918年黑人被驅逐至特定地區，1926年黑人礦工被禁止做技術性工作。

1948年，在基督教教士馬蘭（Daniel François Malan）領導下，南非白人組成聯合國民黨，倡議白人民族主義。大選前夕，馬蘭教士在競選宣講中，申述其種族隔離政策。勝出後他與南非白人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在其領導下，不同人種不得通婚或有性關係，且需住在不同的區域中，彼此隔離。

---

<sup>3</sup> Al Baker,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South African Revival," *Banner of Truth*, February 20, 2015.

到六十年代首數年，350萬非白人的南非人被趕離原來的家園，進入班圖斯坦地方，警車會巡邏白人區，查捕沒證的黑人。及至1970年，他們不再是南非公民，乃是地方分權的公民，無法申請南非的護照。十個班圖斯坦是落後的地區，佔南非13%的土地，與南非「分別發展」。

黑人不可以在「南非白人區」經商或就業，不能使用專為白人而設的長椅、公車、醫院、學校、大學火車、醫院和救護車。白人區的醫療、教育、衛生、警察、康樂體系都比黑人區的好。反抗種族隔離制度者受到暴力鎮壓。

## （二）南非五旬宗教會的種族隔離

1652年荷蘭的殖民者將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帶到南非。1957年《教堂本地法修正案》雖禁止黑人進入白人教堂，但這條規定寬鬆，黑白信徒大多在教堂共存。

神召會在1925年組成，是一些由白人宣教士控制的黑人教會，黑人不被重視，不被了解，不能領導。神召會與其他靈恩教會不一樣，沒有分白母堂及黑分堂。他們的架構是以獨立小組運作，但這些小組都是按膚色分的。

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是在1908年由白人開設的，一直以來都由全白人的執委會控制，只有白人可以成為合法的會員。直至1991年，該會修憲容許教會有兩部分後，黑人才可以成為合法會員。最大及最富有的靈恩教會都是由白人領導，亦堅信健康財富福音。黑人教會及白人教會二者活在不同的世界。北美電視傳道者斯瓦加（Jimmy Swaggart）、伯特羅伯森（Pat Robertson）及寇普蘭（Kenneth Copeland）在1980年訪南非，白人五旬宗教會得到他們的認同，繼續支持白人統治者。

1938年黑人牧師賓固（Nicholas Bhengu）加入了神召會。1950年賓固開始了「回到神去」佈道運動，產生了许多獨立教會，變成神召會的

大多數。<sup>4</sup> 南非基督教協進會不接受這些黑人領袖，他們就揮袖而去，產生了許多非洲獨立教會（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包括錫安教會及使徒教會。這些教會增長得很快，在1913年有三十間教會，至1970年有三千教會。非洲獨立教會的會友，由1960年佔人口21%至1980年30%，到1991年的46%。

1990年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政策進行得如火如荼，五旬宗的教會開始受影響，教會領導層開始感受到壓力，以致白人開始容許黑人領袖帶領。

### （三）南非黑人五旬宗教會具有龐大的資源， 可以廢除不公義的制度

白人擁有經濟的資源，但按人數來說，黑人教會該可以左右政治大局。

#### 甲 數字驚人

南非在1908年首先接受五旬宗信仰，在一百年後，最少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五旬宗的（經典五旬宗派別如：神召會、使徒信心會，及全備救恩會）。若連同以黑人為主的錫安會、使徒教會、拿撒勒浸信會或類似的小宗派（共四至七千間），比例就增至佔人口的四成。這些教會注重聖靈的能力、醫治、趕鬼、預言、方言等。他們在1910年就組織南非聯會，一同發展有非洲獨特色彩的五旬宗，共有一千二百萬之眾。

2000年，南非人口中西歐人士佔17%，9% 是有色人種（混血及印度人），其餘的74%的黑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基督徒。

---

<sup>4</sup> Anderson, A. Bazalwan, *African Pentecostals in South Africa* (Pretoria: Unisa Manualia Didactica, 1992) ; A. Dubb, *Community of The Saved*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Watt, *The Assemblies of God: A Missiological Evaluation* (MTh thesis, Unisa: Pretoria, 1991) .

非洲獨立教會增長快速，例如：錫安教會，在1925年成立時有926會員，1935年有二千人，1940年有8,500人，兩年後變27,487人，拓展到津巴布韋（Zimbabwe）和博茨雅納（Botswana）。到創辦人歷卡根恩（Engenas Lekganyane）去世時，教會有五萬人。按1996年南非人的統計，該教會有387萬人。到2001年，又增長到497萬人。2017年九月教會有1,600萬會眾。

## 乙 在聖靈裏人人平等

聖靈對五旬宗的信徒，有加力賦權的作用。聖靈的充滿，叫他們滿有自信，可以為神擊破白人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聖靈充滿男男女女、富人窮人，叫他們明白自己不是次等的，販夫走卒都可以做領袖。有學者認為，因為在聖靈中人人平等，所以，雖然黑人仍舊在社會邊緣，五旬宗信仰為着南非的民主政制奠下重要的基礎。某些非洲五旬宗建立好些「錫安城」，成為會眾朝聖的地方，亦是禮儀的中心。同時，教會的領袖就成為摩西般解救百姓出埃及進入迦南美地的人物。迦南美地就是「新耶路撒冷」，人在那裏從疾病、邪靈、巫術及各種攻擊中得釋放。

## （四）攔阻南非黑人五旬宗教會在社會 及政治上缺席的因素

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作為侵略者的教會，為白人政權背書，提供維持種族隔離政策的神學根基。他們引用創世記一章12、21節認為人種也該「各從其類」，另外，他們認為各族的融合會導致所有種族「喪失個性」，違反神的原意，所以種族融合是對神不敬。這種神學安撫欺壓者不安的良心。荷蘭改革宗教會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當然會支持政府欺壓黑人；但黑人五旬宗絕大部分亦沒有挑戰壓迫他們的體制，甚至支持這體制。以下是致命性的因素：

## 甲 滿足於補救性的社會參與

教會在黑人中做了許多慈善工作，但他們注重的是個人，不是不公平的制度，他們救災扶貧，但不剷除系統性貧窮的根，忙於救濟一小撮的人，被挑戰時可以說，「我們有做啊！」，但不明白制度性的罪仍蹂躪社會大多數。

例如：錫安教會領袖歷卡根恩要求協進會開設工廠，但這工廠只雇用150人。教會又自資建立巴士公司，以服務沒有交通工具的區域，雖然長年虧蝕，卻不要求政府接管或資助。歷卡根恩建立基金資助想進入高等教育的孩子，1974年教會建立 Maroba Thota 中學，又有住宿設施，他們邀請政府去運作這學校，而且大量補貼承辦費。教會開辦能服務四百病人的診所，甚至設立郵政局，在鄉村提升電話系統，建立殮葬服務。匪夷所思的是，教會不是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做自己的本分，而是甘心代替政府做這些事。

八十年代，南非白人政府一直拉攏南非最大的五旬宗教會——錫安基督教會，1985年南非的總統波特（P.W. Botha）被邀請在錫安基督教會的復活節慶典發言，他讚賞錫安教會蔚尊重法律、秩序及在上掌權的傳統，這事更叫人民認為教會維護種族隔離政策，視維穩高於一切。

這個與白人政府「朋比為奸」的形象，叫錫安教會會友受到許多攻擊，曾有黑人青年欺凌錫安教會的教友，要他們吞食教會的徽章。

## 乙 在本地文化生根 —— 文化的抗衡代替抗爭

黑人五旬宗在很多方面都深植非洲文化，例如：注重本土社會組織制度——酋長制度、土地神學。更重要的是，五旬宗信仰與傳統非洲的世界觀一致：世界有邪靈與聖善的靈。五旬宗經歷又幫助信眾勝過巫術、祖先的威嚇，以致他們可以有力去活得尊貴。這信仰特色與非洲人靈界的期望接軌。又因這信仰特色與傳統歐洲白人的基督教的脫軌，所以五旬宗信仰就把黑人從歐洲白人世界的文化體系中釋放出來。五旬宗

信仰與非洲文化與生活一致，明白他們的恐懼與不安，叫更多黑人被吸引到這些教會中。

可馬洛夫 (Jean Comaroff) 在她的〈身體的權力與抗衡的靈〉一文指出，因為黑人沒有政治渠道爭取公義，他們就退到一「逃避性的屬靈觀」(escapist spirituality) 中，而長期象徵性的文化抗衡，就是唯一他們表達不接受白人全面性統霸 (hegemony) 的方法。當他們被趕出家園，生活各方面瓦解時，錫安教會的禮儀就實實在在地表達他們的身分記號。<sup>5</sup> 可馬洛夫認為，錫安教會的文化抗衡是暗地的，不是明顯的，卻彼彼皆是。因為錫安教會專注文化的抗衡，全然投入「另一世界 (other worldly)」中，所以在其他政治抗爭方式就缺席了，而這種抗衡叫五旬宗與政治現況失去接觸。

## (五) 靈恩教會領袖的政治神學 叫復興對社會沒有影響

### 甲 黑人五旬宗的領袖則認為，政治無法帶來改變

這一方面是現實 (pragmatic) 的考慮，另一方面，他們立場是，個人的改變最重要，認為福音是社會改革最重要的能力。非洲獨立教會的推手，黑人牧師賓固，沒有挑戰白人統霸的現況，他不容許信徒去參與政治，他相信黑人會因福音能從政治及經濟的壓迫中得釋放。

當賓固的下屬古寶 (Joseph Kobo) 要加入黑人解放運動時，他就必須辭職，古寶覺得自己這樣做是墮落跌倒了，後來他又再一次回歸教會 (reconvert)，雖然古寶一直同情解放運動，但他1983年再次成為五旬宗的牧師時，就停止了所有反種族隔離政策的活動。黑人人權分子均認為班固 (Bhengu) 是被買通的 (sell-out)，多次性命受威脅。

---

<sup>5</sup> Jean Comaroff, "The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9, no. 4 (July 1987).

## 乙 認為政治是污穢的、世俗的、有罪的，基督徒不應參與， 應該政治中立

使徒信心教會的創辦人磊瓦巴（Elias Letwaba）沒有反對種族隔離政策，亦鼓吹「基督徒應該政治中立」。「教會是非政治的」變成了使徒信心教會的傳統。

祖魯族（Zulu）的使徒信心教會（AFM）領袖李志迪（Richard Ngidi）強烈反對信徒參政，不容許教會內有任何政治討論，因為政治參與會叫人犯罪。五旬宗領袖認為白人霸權的背後有無形的勢力。政治的範疇充塞了邪靈，而打敗這些靈界勢力的方法，就是禱告、方言及屬靈爭戰。<sup>6</sup>

五旬宗的青年商人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剛代替總統Zuma成為現任南非總統），在大學時期是學生團契的領袖。當他參政，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的總幹事，為黑人爭取政治及經濟的權益時，教會的人都認為他的行動有違基督徒的行徑。但他那時領導非洲國民協會與白人政府和談，一直到1994年的普選，那時及現在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 丙 相信黑人的政治行動是被共產黨影響， 是敵基督體系的一部分

白人控制的五旬宗宗派認為「黑人危機」（*swart gevaar*；Black danger）是無所不在的，非洲國家主義及黑人的政治想望都是共產黨發動的，是邪惡及敵基督的體系之一。五旬宗漠視種族隔離政策的不公義，標籤反種族隔離政策的人是自由神學派的人，是因受共產主義影響，推崇解放神學，甚至是危險人物。黑人五旬宗的人亦受這態度影響。使徒信心的創辦人磊瓦巴也是這樣看的。

---

<sup>6</sup> Christiaan Rudolph De Wet, *The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of Africa, 1908 - 1980: A Case Study in Church Growth in a Segregated Socie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June, 1989), 139-43.

## 丁 末世觀的影響

當時的末世觀，是北美前千禧年的看法，認為世界只會愈來愈差，教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他們的小社區裏進行一些補救性的小規模行動，將他們的眼睛轉向天上，不要注重政治、貧窮及社會性欺壓。這末世觀強化他們消極及悲觀的心態。

## 戊 以禱告代替參與社會

五旬宗信徒認為，基督徒不要參政，但要為政局禱告。他們相信禱告發動一些隱藏的力量去改變社會，但沒想過神改變社會的渠道，可能就是教會，教會能改變社會。

## （六）引發南非黑人教會開始參與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因素

### 甲 天時

1991年，在南非隔鄰的贊比亞，五旬宗的總統奇盧巴（Chiluba）宣告贊比亞是個基督徒國家。這叫南非的基督徒重新相信他們可以靠着聖靈的能力，進到公共的領域，把天國的縮影帶到地上。

1990年2月2日，在國內外壓力下，南非總統德克勒克與在獄中的曼德拉會談後，宣布取消對非國大和泛非主義者大會（Pan African Congress）的禁令，2月11日釋放曼德拉，並於1992年3月廢止種族隔離，在1994年舉行不分種族的平等民主選舉。

南非使徒信心會的白人牧師布格（Dr Isak Burger）自1988年已經是會長，然而，要到1996年他才在帶進使徒信心會的黑白區會合一，在一媒體廣泛報導的和好慶典中，他擁抱副會長黑人牧師契坎尼（Frank Chikane），又公開為自己所犯的罪，嚴重傷害了黑人及有色人種教會而道歉。

### 乙 人和：改革先鋒

少數南非的五旬宗領袖參與抗衡不公義的制度：

## 1. 齊肯 (Frank Chikane)

他是使徒信心會在約翰尼斯堡的黑人區索韋托 (Soweto) 一位牧師的兒子。他曾是南非教會協進會的總幹事，亦是使徒信心會的區會主席。他自認是完完全全的五旬宗，但同時與其他五旬宗的牧師不一樣，他要參與爭取自由，又改革社會。

他的活動叫他與使徒信心會保守的領袖起衝突。他們就在1981年停了他的全時間事奉一年。直到在大壓力下，在1990年容許他復職。他兩面受敵：1977年與1982年之間，他被未審訊拘禁四次，共七個月之久。一次，他曾被自己教會的白人執事審問。

雖然在1993年他選上使徒信心會的黑人分區會長，而1995年他成為非洲國民議會的外交官，是整個國家的政治及教會界的領導，但他仍受到愈來愈多的批評，甚至在1999年的年會中，有人發起叫他辭職的要求。但諷刺的是，以前在白人政府當議員的威素斯 (Gerrie Wessels)，亦是使徒信心會的副會長，卻沒有人批評他參政。

及至1997年，齊肯就因他在教會合一及種族和解的角色上有貢獻，得到人道主義烏班圖大獎 (Ubuntu-award)，這獎項表揚為促進南非國家利益貢獻良多的人。<sup>7</sup> 後來在1999年，齊肯成為聯合使徒信心會的副會長，同時亦由總統姆貝基 (Thabo Mbeki) 任命為總統班公室總幹事。

2. 1986年一班「關注的福音派」發起一個簽名運動，不滿福音派的政治保守態度。簽這「福音派見證 (The Evangelical Witness)」的，

---

<sup>7</sup> Cornelius Wilhelmus Els, *Reconcili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The Role of the Afrikaans Churches.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frikaans Churches to the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esponse to the Work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Pretoria, December 2007), chapter 3.

一半是五旬宗人士。<sup>8</sup> 1988年，一班五旬宗的人士，亦寫了一類似的文件——「息息相關的五旬宗見證（The Relevant Pentecostal Witness）」，駁斥種族隔離政策及支持這政策的神學。這運動的源動力，就是五旬宗的起源是跨種族、膚色的，而聖靈的神學又突顯對窮人的關注。1990年的《羅斯頓堡宣言》（Rustenburg Declaration）呼籲要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建立一民主社會。<sup>9</sup>

### 丙 地利

#### 1. 發現自己有舉足重的影響力

五旬宗的教會人數及影響力一直增長，例如：南非最大的五旬宗教會，錫安教會，在1992年在非洲南部差不多有五百萬的會眾。其中三百萬在南非。而每年的復活節，一百萬的會眾會聚集在Moria 去慶祝。政客對這300萬選票很有興趣，就開始拉攏他們。黑人五旬宗信徒在工會及社團的參與也提升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五旬宗信徒及領袖因而明白到自己的投票能力可以左右政局，教會成員也在政治精英中開始有位置。

#### 2. 時移世易，參政的利弊不再一樣

到了1990年，當政府開始對政治組織解禁，又將黑人領袖曼德拉釋放時，教會對政治的神學開始有了轉變，覺得神的國可以進佔地上、是可以改變社會的。基督徒開始參政，也開始在工會裏有參與。當時信徒開始確認，教會是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所以應該照在最黑暗的地方，教會應該幫助執政掌權者，按着神的律法去建立一個公平的政府。那時教會也會公開談論黑人在社會上要與白人享有平等機會、失業問題、社會暴力問題等。

---

<sup>8</sup> Moss Ntsha, "Evangelical Witness in South Africa--the story of concerned Evangelical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83, no. 328 (January 1994): 139-41.

<sup>9</sup> *Rustenburg Declaratio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November 1990.

## （七）五旬宗教會在和談中的角色

1990年初，錫安基督教會由歷卡根恩主教開始在和談的政治中有角色。1992年，歷卡根恩主教邀請南非三個最重要的政治領袖在他們的復活節慶典中發言，包括曼德拉、德克勒克總統（de Klerk），祖魯文化運動領袖布特萊齊（Buthelezi）。聚會中，白人的靈恩派教會的領袖公開認罪，為着以往對於種族隔離政策閉口不言、袖手旁觀、沒有採取行動而悔改。而曼德拉則提及在非洲國民大會的錫安基督教會的成員。<sup>10</sup>

歷卡根恩主教這樣做，有助緩和紛爭，催化和談。歷卡根恩主教提醒政治領袖要止住好戰及挑釁性的言語，要求他們盡本分止住流血爭執，他又宣告，他的會友支持和平及和解。這說話明顯示意會友要支持曼德拉，而錫安教會會眾往後的投票，大部分都給了非洲國民大會。

靈恩運動信徒的思想有了轉變，覺得當時是神參與了南非政治改革運動，把良善公平帶進南非。1992年的一個調查發現，45%的五旬宗的信徒，43%的獨立靈恩教會如錫安教會及使徒信心會的信徒會投票給非洲國民議會。

1994年初，南非有了民主，黑人五旬宗的教會，大多數的人開始認為善勝了惡，基督教的原則在公眾場合得勝了。使徒信心會有一半是黑人，40%是白人，10%是有色人種的教會，也在1996年把白人分會和黑人分會結合。

## （八）五旬宗教會在「真相及和解委員會」的角色

1996年「真相及和解委員會」設立，由聖公會的大主教圖圖（Desmond Tutu）主持，使徒信心會的白人會長曾表達很怕真相的調

---

<sup>10</sup> Allan Anderson, "Pentecostals and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during Ninety Years 1908-1998," *Cyber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0).

查會把白人的罪發掘出來。在1997年11月的大會中，布格（Dr Isak Burger）演說，他認為醫治、饒恕及補償在使徒信心會是互聯的。他們不能否認，教會中上千的人在白人政府內任職，單是警察局及軍隊就有很多他宗派的信徒，更有人處高位。他說：不知有多少人幹了惡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所發掘到的事實叫他們驚訝、混亂及目瞪口呆。他說：必須承認，教會內沒有任何一部分沒有傷害其他信徒。使徒信心會有責任提醒舊體系的問題，但教會失職了，一方面傳講愛、憐憫、盼望、公義及和平，卻對現在「真相及和解委員會」所發掘出來的罪狀，曾幾何時視而不見。他呼籲個人若有需要補償或糾正的事，就必須這樣做，結束種族的仇恨。

1997年，有近千萬信眾的錫安基督教會的主教歷卡根恩更接受聖公會的大主教圖圖（Desmond Tutu）邀請，在「真相及和解委員會」聽證會演說。他沒有發言，但他的代表只說他關注國家內的暴力及罪案，又要求暫時恢復死刑。媒體諷刺他在白人統治的時候從沒有發表任何政治的宣言，但現在竟然要求那些為好玩而殺人的犯人受死刑。在這半小時證供中，主教的代表沒有為以往的政治立場表達悔意，他說他們從來沒有叫會眾抗衡政權，只叫他們愛自己。

南非許多政客都想得錫安教會的票，在2014年的復活節慶典中，出席的有非洲國民議會的主席及南非總理。那時的總統祖馬（Zuma）也常用宗教術語及比喻來維持教會的支持。但同時，亦有要總統祖馬辭職的壓力團體也掛上錫安教會的徽章，來利用錫安教會的威信及影響力。當時的副總統（現在的總統）清楚地說，他沒有叫教會不要插手政治，他欣賞及謹記教會在反種族隔離政策的過程中的角色。他歡迎教會在政府面對重大問題時，強而有力地參與。

一直以來，錫安教會都堅持政治中性，會眾不該在任何方面叫教會與政治掛鉤，免得傷害教會的名聲。但在2014年，錫安教會的主教在復活節的慶典中，叫他的會眾在五月投票時，要投得聰明及有智慧，不

要投票給那些吞食公款的領袖，乃是要選那些明白自己任務的人。

主教一方面說想到錫安教會拉票的人，他們白費心機，但另一方面，他在復活節的演講中，又詳細地臚列信眾該深思的政治考慮。<sup>11</sup> 許多政治分析家都認為主教復活節的信息顯示信仰羣體正在重尋自己在社會的角色。無論南非五旬節的教會領袖怎樣堅持「教會是在政治之上」，他們也愈來愈發現，政治就在四周，逃避與主動參與都是參與，政治是教會無法避開的。

我們從以上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復興之後會否轉化，不只在於聖靈有否大的作為，也在乎人受社會形勢影響而改變觀點。以上的分析有以下的結論及引伸：

1. 五旬宗教會是否參與社會，爭取公義，關鍵是：到底他們是少數，弱勢的教會，抑或是強勢龐大的教會。
2. 即便教會不影響政治，但政治一直在影響教會，無論是荷蘭改革宗教會影響慕安德烈對欺壓的冷感，或早期非洲獨立教會政治中立的態度，都有其社會形勢的因素。
3. 少數時代先鋒有迥然不同的理念，而他們常要為此付上大代價。
4. 信徒及教會領袖仍是時代的產物，他們的立場反映社會普遍的看法。教會，無論是福音派或靈恩派，當她發現時移世易，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形勢及權力分析（power analysis）。若發現可以安全表態時，才会有清楚立場。
5. 政治總歸是政治。聖靈運動內的教會，在政治參與的角色，最

---

<sup>11</sup> 考慮的因素包括總統祖馬（Zuma）是否夠聰明去分辨那些建議會叫國家進入經濟的滅亡，他決定建造那數百億的核電廠，對未來的世代有何影響。建造那數百億的核電廠。他雖然沒有公開地斥責某一政黨但他說，要有智慧去選些不會忘記選民，又不會將公款與私款混淆的人。

重要是，聖靈的臨在及復興，叫信徒有活潑的生命，叫信眾增多。而人數是社會改革及政治參與最強的籌碼。

是時候福音派與靈恩派在社會參與上，不只是對話，乃是聯手，叫教會界的籌碼愈來愈多，不再在政治及民生的課題上缺席，乃是有政治的智慧去選擇推動改革的方法及管道。

## 撮 要

本文以南非黑人五旬宗教會為案例，探討屬靈觀怎樣攔阻教會投入社會改革，以致他們雖然有參與政治的本錢，但仍卻步不前。本文的論點是，屬靈觀或屬靈狀況，可以攔阻信徒對政治參與裹足不前，但復興及神學改變等唯心因素，均不充夠叫人熱衷於社會公義，亦未必帶進社會轉化。

政治總歸是政治，能叫信徒提升政治參與動力的，最重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政治）等因素。今日，要帶進城市轉化，策動者除了宣講神學論點，傳遞異象、及提升屬靈熱忱外，還須按形勢及權力分析，去推動可能成功的改革。

## ABSTRACT

The paper, as a case study of Black Pentecostal 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illustrates how definitions of what is "spiritual" block churches from engaging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despite of adequate resources to do so. The thesis of the paper is that revival and theological paradigm shift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The nature of politics is such that dynamic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figures are needed to catapult Christians in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day, besides theological arguments, vision sharing and inspiring spiritual passion, agen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must engage in power analysis and contextual deliberations to be successful in bringing about social change.